

GUAN ZHU JING DIAN YI SHENG ZHEN C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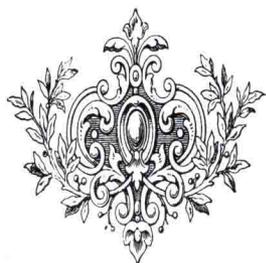
关注经典 · 一生珍藏



[法] 罗曼·罗兰 著

陈墨 译

# 名人传



Vie Des Hommes Illustres

一部影响了一个多世纪的传世名著

一阙由苦难和力量谱写成的“英雄礼赞”，唱出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巨人般的一生。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名人传

MINGRENZHUAN

[法] 罗曼·罗兰/著 陈墨/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4年·沈阳

© 奥威尔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名人传 / (法) 罗曼·罗兰著; 陈墨译.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4. 10  
(典藏 / 吴昊主编)  
ISBN 978-7-5470-3345-6

I . ①名… II . ①罗…②陈… III . ①贝多芬, L.V. (1770 ~ 1827) - 传记  
②米开朗琪罗, B. (1475 ~ 1564) - 传记③托尔斯泰, L.N. (1828 ~ 1910) - 传记  
IV .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2808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8mm × 254mm

字数: 390千字

印张: 17

出版时间: 2014年1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新楠

封面设计: 范 娇

版式设计: 范 娇

责任校对: 杨 顺

ISBN 978-7-5470-3345-6

定 价: 19.9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 真: 024-23284521

E-mail: vpc\_tougao@163.com

腾讯微博: <http://t.qq.com/wjcbgs>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

常年法律顾问: 李 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速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24-23284452

# 目 录

## 贝多芬传

序 003

贝多芬 005

## 米开朗琪罗传

序 039

米开朗琪罗 041

上编 无休止地战斗 052

下编 舍弃 095

尾 声 138

这就是他永远痛苦而崇高的生命 143

## 托尔斯泰传

序 147

托尔斯泰 148



名人传

# 贝多芬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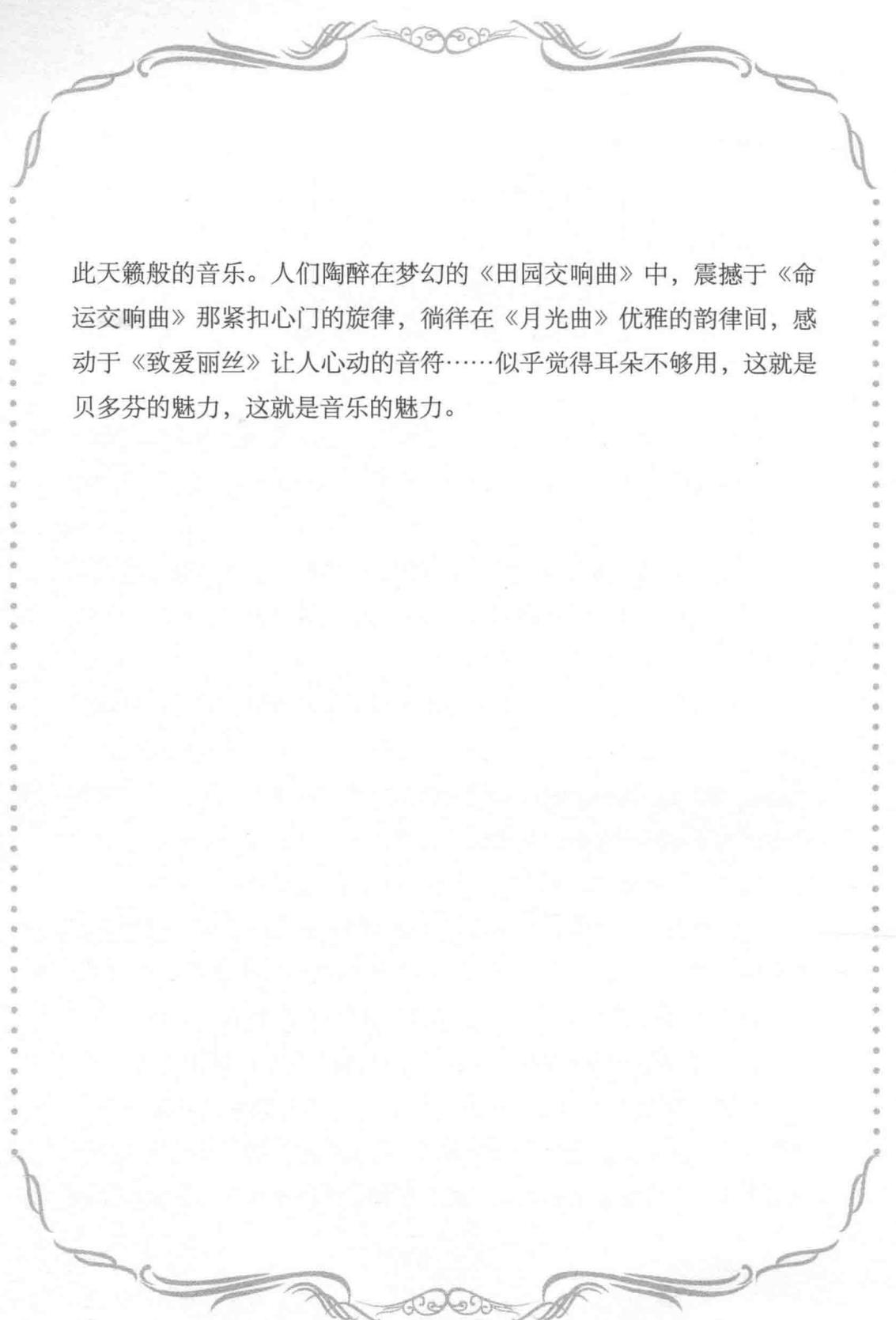
《名人传》为我们描述了三座历经各种磨难却没有向命运屈服，在生命的最后一秒仍不屈不挠抗争的，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伟人丰碑。

十九世纪德国伟大音乐家贝多芬是第一座丰碑，他教会了我们扼住命运的咽喉，教会我们在逆境中勇攀高峰，更教会了我们在挫折中奋力向前。

贝多芬是幸运的，他拥有着毋庸置疑的音乐天赋，在黑白之间寻找着与心灵合拍的篇幅；同时，贝多芬又是不幸的，正在他极力探索音阶之间的无限美妙之时，他的身体和精神又再度受到了严重的双重打击，但贝多芬并没有因此而倒下，反而在沾满鲜血的荆棘丛中，用尽力气，高傲地站了起来，成为了音乐史上的最高峰。

而在贝多芬一生中，最悲惨的还是爱情。在他的爱情路途中经历了重重磨难，但是最终仍未结婚。他的爱情经历是丰富而又曲折的。他的朋友魏格勒曾说过：“贝多芬无时无刻不在谈恋爱，而且爱得刻骨铭心。”贝多芬对女性的要求很高，因此他的爱情总是有花无果。

罗曼·罗兰希望通过《名人传》让人们“呼吸到英雄的气息”，他做到了。贝多芬，这个已成为音乐符号的传奇人物总是让人充满憧憬和向往，仿佛他是生在天堂般的光影间，才能从他的指尖流淌出如



此天籁般的音乐。人们陶醉在梦幻的《田园交响曲》中，震撼于《命运交响曲》那紧扣心门的旋律，徜徉在《月光曲》优雅的韵律间，感动于《致爱丽丝》让人心动的音符……似乎觉得耳朵不够用，这就是贝多芬的魅力，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 序

二十五年前，当我写这部小小的《贝多芬传》时，我并不想要写成什么音乐学的著作。那是一九〇二年，我正经历着一个骚乱不安的时期，经受了既毁灭又更新一切的雷雨。我从巴黎逃了出来，来到我童年时的伴侣、曾经在人生的战场上屡次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的贝多芬那边，寻求十天的休整和庇护。我来到他的家乡波恩，重新找到了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们。在科布伦兹的访问，我从韦格勒的孙子们身上，又见到了当年的韦格勒夫妇。在美因兹，我又听到由魏恩加特纳<sup>①</sup>指挥的贝多芬交响乐大演奏会。然后在多雾的莱茵河畔，在那些潮湿而灰色的，浸淫着他的苦难、勇气、欢乐、悲哀的四月天，我又和他单独相对，倾吐着我的哀肠；我跪着，被他用强有力的手搀扶起来，并且给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行了洗礼。在他的祝福之下，我倍受鼓舞，重新又踏上返回巴黎的路，一路上向上帝唱着痊愈者的感恩曲。这篇传记就是感恩曲，最开始在《巴黎杂志》上发表，后来被贝玑<sup>②</sup>拿去刊载。然而我没想到它的声音会传到朋友们的圈子外面。但是，“命运就这样注定了……”<sup>③</sup>

以上赘述了这么多枝节，恳请读者见谅。因为现在还会有人在这首颂歌中寻找按严格的史学方法撰写的学术著作，我必须对此做出回答。在某些时候，我也会充当历史学家。在《亨德尔》和有关歌剧研究等若干著述中，我也曾

① 魏恩加特纳（1863-1942），奥地利指挥家和作曲家，以指挥贝多芬和瓦格纳的作品闻名。——译者注

② 贝玑（1873-1914），法国作家，诗人，罗曼·罗兰的好友。《贝多芬传》曾在他主编的《半月刊》上刊载。——译者注

③ 原文系拉丁文。——译者注

为音乐科学做过认真的贡献。然而《贝多芬传》却不是为学术而写作的。这是受伤的、被窒息的心灵之歌，是它复苏后，重新振作起来，向救主感恩的歌。我知道，这救主已经被我改头换面，但一切从信与爱出发的行为全都如此。我的《贝多芬传》就是这样一种行为。

得益于人们的踊跃购买，让这部小书获得了它所不曾企求的好运。这个时代，法国成千上万的生灵，受压制的理想主义的一代，都焦虑地期待着那一声解放的号令。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了这一号令，于是他们从中寻求帮助。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真像是唱天主的羔羊<sup>①</sup>时的教堂，——谁不记得那些注视着祭祀礼的痛苦的脸，因为受到启示而满面生辉？今天的生者和往日的生者已经相距很远了。（但是他们能否距离明天的生者更近呢？）本世纪初的这一代人当中，多少队列已经被横扫：战争好比一个无底深渊，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在那里面失去踪影。我这部小小的《贝多芬传》保留着他们的形象。这本出自一个孤独者手笔的小书，竟然无意中与他们相似，而且他们也从中认出了自己。这是由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写的小册子，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店里传出来，短短几天内就在大众之间广为传播，它已经不再属于我了。

我把这本书重新读了一遍，虽然写得还不够充分，我也不准备再进行修改了<sup>②</sup>。因为它应当保留原来的特质，和伟大一代的神圣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的时候，我纪念那一代人，同时也颂扬他们伟大的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以及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七年三月

① 天主教弥撒曲的开头。——译者注

② 作者拟另写专著，研究贝多芬的艺术机器创造性的人格。——译者注

## 贝多芬

全力行善，  
钟爱自由高于一切，  
千万不要欺骗真理——即便是为了王座。<sup>①</sup>

——贝多芬

他身材矮小肥胖，看上去很结实，天生一副运动家的骨架。宽宽的脸庞，土红色的皮肤直到晚年才变成病态般的萎黄，特别是当他冬天待在屋子里而远离田野的时候更是如此。他额角凸起，显得前额特别宽。一头异常浓密的黑发好像从没有梳过，乱蓬蓬地支楞着，就像是“美杜莎头上的乱蛇”<sup>②</sup>。他的眼中燃烧着一股奇特的威力，这让所有见过他的人感到震撼，但大多数人很难辨认出这其中的微妙差别。因为从这双嵌在他深褐色而惨烈的脸上的眼睛所放射出的光芒是那么粗犷而狂野，以至让人们误将它本身的蓝灰色认作是黑色。<sup>③</sup>平时，这双深陷在眼窝里的眼睛又细又小，只有在兴奋激动或生气愤怒的时候才睁得大大的，在眼眶中来回地转动，如实绝妙地反映出它们的思想真谛。<sup>④</sup>他总是眼神忧郁地凝视天空。宽大的鼻子显得既短又方，竟然

① 见贝多芬：1792年《手记》——译者注

② 根据罗素1822年记述，1801年，当卡尔·尼采尔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见过他。当时，他的胡子好几天没刮了，披头散发，穿着生山羊毛织的上衣和长裤，猛地一看，几乎以为遇见了鲁滨逊。——原注

③ 这段描写源自画家克莱贝尔的笔记，他曾于1818年前后为贝多芬画像。——译者注

④ 根据医生缪勒1820年的描述，“他的眼睛既美又富有表情，目光时而温柔动人，时而迷惘、严厉，咄咄逼人。”——原注

与狮子的长相一样。他的嘴巴长得很细腻，但下唇往往显得比上唇突出。结实的牙床仿佛连核桃都可以咬裂。他的脸因左边下巴上的一个深深的酒窝而显得怪异不相称。就像莫舍勒斯<sup>①</sup>所说的，“他的笑容美妙动人，谈吐间的神采显得可爱而令人愉悦。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笑却不带任何愉悦的气息，是粗野的，丑陋的，而且时间极短”，——那种笑似乎来自于一个不习惯欢愉的人。他总是神情抑郁，表现出“一种无药可治的忧伤”。在一八二五年，雷尔斯托普曾讲过，当他见到“他柔情的眼睛和猛烈的苦楚”时，他必须竭尽全力才能止得住眼泪。一年后，在一个酒店里，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偶然碰到他，当时他正闭着眼睛坐在屋里的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支长烟斗，这种习惯是他晚年时日积月累所养成的常态。有一个朋友正对他说话，他脸上带着惨然的微笑，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就像聋子经常做的那样，接着用尖利的嗓音让人家把想说的话写下来。——他的脸色变幻无常，有时是由于突如其来的感应，甚至于有的时候在街上，把过路的人吓一跳；有时则是被人偶然看见他正在钢琴前，“忽然间脸上的肌肉突起，血管喷张，粗犷而狂野的眼睛变得更为可怕，嘴唇颤抖，就好像一个魔术师反被自己召来的妖魔打败了一样”，那种面容是典型的莎士比亚式人物<sup>②</sup>，尤里乌斯·贝内狄克特曾说他就是十足的“李尔王”。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于德国波恩一所破屋子的简陋阁楼上。他的出身是佛兰芒族<sup>③</sup>。他的父亲是一个并不聪明而且酗酒如命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一个女佣人，是厨子的女儿，曾经嫁给一个男仆，在丈夫死后嫁给贝多芬的父亲。贝多芬的童年十分艰苦，他没有享受过像莫扎特那样的家庭温暖。从一开始，人生对他来说就是一次惨烈而残

---

① 莫舍勒斯(1794-1870)，英国钢琴家，曾将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改编成为钢琴曲。——译者注

② 画家克莱贝尔却说：“是莪相（中世纪著名的苏格兰游吟诗人）的面孔。”以上所有细节均引自贝多芬的朋友和见过他的采尔尼、莫舍勒斯和克莱贝尔等人的描述。——译者注

③ 贝多芬的祖父路德维希是这个家族最杰出的人物，他生于马利内斯，二十岁后定居波恩，当上了王室大公的唱诗班指挥。贝多芬和他最相似。我们必须记住这一事实，才能理解为什么贝多芬天生的桀骜不驯和他性格中的许多特点并非完全属于德国气质。——译者注

忍的战争。为了拓展他在音乐方面的天分，父亲拿他当作神童一样四处炫耀，从四岁开始他就被迫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在羽管键琴前，或是被关在屋里和一架提琴待在一起。年幼的贝多芬差点就因繁重的工作而累死。但万幸的是，他还不至于对这门艺术产生永久的厌恶感。为了促使贝多芬学习，父亲不惜使用暴力。从少年时代，他就开始为经济问题操心，每天都要为怎样获得面包而打算，这份重任对他来说来得过早。在十一岁那年，他成为戏院乐队的一员，刚满十三岁就当上大风琴手。一七八七年，他热爱的母亲去世了。“她对我是多么慈爱，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是多么值我爱戴！噢！当我能在她听得见的时候甜蜜地叫出母亲这个名字时，我想没有人比我更幸福。”<sup>①</sup>她死于肺病，贝多芬始终认为他也患有同样的疾病，甚至经常感到疼痛；此外，他还患有比病魔更折磨人的抑郁。<sup>②</sup>十七岁那年，他成了家庭的支柱，担负着教育两个兄弟的重任；由于父亲酗酒成性，无法主持门户，他只得满心羞愧地向父亲提出退休的要求——人家担心他的父亲过度挥霍，便把养老金交由儿子领取，这些令人悲愤的事实使他的心灵受到深深的创伤。后来在住在波恩的布罗伊宁一家那里时，他寻觅到了一个亲切的依靠，他一生都极为珍惜这段时光和情谊。他们可爱的女儿埃莱奥诺尔·特·布罗伊宁比贝多芬小两岁，他教授她音乐，引导她走上诗歌之路。她成为他童年时的伙伴；或许在他们之间有过极为微妙的情意。以后埃莱奥诺尔和韦格勒医生结了婚，他也同贝多芬建立了知己之交<sup>③</sup>；他们之间那种纯静恬美的友情一直维系到最后，那是从韦格勒、埃莱奥诺尔和贝多芬往来的书信中表现出来的。当三人都步入老年的时候，他们依然还有着极为动人的情爱，而年轻的心灵却又丝毫不逊当年。

尽管贝多芬有如此凄惨悲凉的童年时代，但他在回忆这个时期时，却永远保持着对这个时代以及在这个时代住过的地方的一种柔情和悲凄。他不得离开波恩，几乎一生都在轻佻的都城维也纳及其贫困的近郊居住，他却从

① 贝多芬：《致奥斯堡沙德医生的信》（1787），《贝多芬书信集》卷Ⅱ。——译者注

② 稍后，他在1816年写道：“不懂得死的人是个可怜虫，而我在十五岁时就已经懂了。”——译者注

③ 贝多芬了不起的恩师C·G奈夫也是他的好朋友和指导。此人品德高尚、学问渊博，同样给了贝多芬许多良好的影响。——译者注

未忘记自己莱茵河畔的故乡，庄严而具有父性的大河，就像他所称呼的“我们的父亲莱茵河”那样；的确，它是那样生机勃勃，就像是被赋予了人性似的，仿佛一颗流淌着无数思想与力量的巨大灵魂。况且在莱茵河流域中，再没有一个地方能赶得上细致的波恩所具有的美丽、雄壮和温柔了，它的岸边坡地浓荫密布、鲜花遍地，经受着河流的冲击与爱抚。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最初的二十年；在这里，他形成了自己少年时期心中的梦想——慵懒地轻浮在水面上的草原，被薄雾笼罩着的白杨，矮矮茂密的灌木丛，还有细柳和果树，都把根须浸在岑寂而湍急的水流里；星星点点的村落、教堂和墓地，都懒散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两岸；远处，天空被蓝色的七峰勾勒出严肃的侧影，古堡的废墟矗立在上面，显出一些瘦削而怪异的轮廓。他对待这片乡土永远心怀忠诚，直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还梦想再见故园一面的愿望依旧不能实现。“我的故乡，我美丽的出生地，在我眼前始终是那样美丽动人，那样的明亮，和我离开它时一模一样”。<sup>①</sup>

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席卷了整个欧洲，也攫住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集聚了众多新的思想。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贝多芬登记入学，听著名的奥洛格·施奈德讲解德国文学——他后来出任下届莱茵州的检察官。当波恩得到巴士底监狱被攻陷的消息时，施奈德在讲坛上情绪高昂地朗诵了一首诗，激起了学生们激昂痴狂的热情。<sup>②</sup>第二年，他又印发了一部革命诗集<sup>③</sup>。贝多芬和布罗伊宁的名字赫然在预约者的名单中。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正当战事<sup>④</sup>蔓延到波恩时，贝多芬离开家乡，定居在音乐之都维也纳。在路上，他碰到黑森州<sup>⑤</sup>军队正开赴法国作战。毫无疑问，他受到了爱国情绪的鼓舞，在一七九六年与一七九七年两年内，他把弗里德堡的战

① 贝多芬：《给韦格勒的信》（1801年6月29日）。——译者注

② 这首诗的开头是这样的：“专制的枷锁已经打碎……信服的人民！……”——原注

③ 其中一首诗这样写道：“藐视狂热的信仰，砸碎愚蠢的王权，为人权而战……嘿，这一切，没有一个王公的奴仆能做到。只有自由的灵魂方可当此重任，他们宁死而不阿谀奉承，宁穷而不愿受奴役……须知这样的灵魂中，我并非最后一人。”——原注

④ 指欧洲各国为干涉法国革命发动的战争。——译者注

⑤ 当时的日耳曼三联邦之一，后并入德意志联邦。——译者注

争诗篇谱写成乐章：一阙是《行军曲》，一阙被称为《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族》。但尽管他颂扬大革命的敌人也是徒劳：大革命已经征服了世界，也征服了他的心。从一七九八年开始，尽管奥地利和法国之间关系紧张，贝多芬仍和法国人来往密切，这其中还包括使馆方面刚到维也纳的贝纳多特将军<sup>①</sup>。在那些谈话中，他流露出更倾向于拥护共和的情绪，这股情绪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变得越发强烈。

这时期施泰因豪森给贝多芬画的肖像，与贝多芬后来的肖像相比，这一幅肖像画将他当时的面貌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盖兰所画的拿破仑肖像与后来其他的拿破仑像相比一样，拿破仑在那张画上显得面容严肃，活现着雄心勃勃的火焰。画上的贝多芬瘦削、笔挺，显得比他的实际年纪年轻许多，上衣的高领使他头颈僵直，一副高傲和紧张的神情。他深知他的意志所在，他对自己的力量很有信心。一七九六年，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勇敢啊！尽管身体不好，但我的天才最终会获胜……二十五岁！不是已经来临了吗？……就在这一年里，该是我大显身手了。”<sup>②</sup>特·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他神情傲慢，举止粗俗，态度抑郁，内地口音非常浓重。然而只有他几个亲密的朋友才知道，在他这骄傲的笨拙之下隐藏着一颗慈悲之心。在他写信给韦格勒描述自己的成功时，脑海中第一个念头是：“如果我看见一个朋友陷入窘境而又无力帮助他时，我就只能伏案工作；假如我在书桌前坐着就能瞬间解决他的难题……你瞧，这多美妙。”<sup>③</sup>接着他又说道：“我的艺术应该服务于可怜的人们。”

然而，病痛已叩响了房门，并且一旦来到他身上就永远不会离开。一七九六年至一八〇〇年间，他经受着耳聋的折磨<sup>④</sup>。耳朵昼夜不停地嗡嗡作

① 贝纳多特，法国元帅，在捍卫革命的战役中屡立战功。后被瑞典国王认为义子，于是倒戈加入联军，与拿破仑为敌。1818年继承瑞典王位，称查理十四。——译者注

② 此时，他初露头角。1795年在维也纳举行了首场钢琴独奏音乐会。——原注

③ 贝多芬：《给韦格勒的信》（1801年6月29日）。1801年前后，他在给里斯的信中也写道：“只要我有钱，我的朋友就什么都不缺。”——原注

④ 1802年他在《遗嘱》中写道，这种病六年前已经开始，也就是说1796年就开始了。我们注意到，他作品的目录中，只有作品第1号（即三支三重奏）是1796年以前创作的。作品第2号头三支钢琴奏鸣曲则是1796年3月出版。因此可以说，贝多芬的作品大都是耳聋后写的。当时他耳聋日甚一日，但还没到完全听不见的程度，对低沉的声音，高亢的声音听得挺清楚。据说到了晚年，他将一根木棒的一端插进钢琴的音箱，另一端则用牙咬着，作曲时就用这种方法来听。今天在波恩的贝多芬博物馆里还保存着机械师迈尔塞1814年前后为他制作的助听器。——原注

响；他的内脏也经受着剧烈的痛苦折磨。听觉日渐衰退。一连好几年，他一直对人家隐瞒着这个事实，即便连最心爱的朋友们也没有告诉，为了不致被别人发现他的残废，他开始避免和人交往；他独自忍受这个可怕的秘密。但到了一八〇一年，他无法再保持沉默了；他绝望地告诉了自己的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我亲爱的、善良的、诚挚的挚友阿曼达，……我多希望你能常伴在我身边！你的贝多芬真的是太可怜了。要知道，我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地减弱了。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但我没有说出来；但在此之后情况就越来越糟糕……我还会痊愈吗？我当然希望如此，可是希望非常渺茫；这种病是无法治愈的。我有过凄惨的生活，回避我所有心爱的一切，特别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在悲凄的隐忍中寻找栖身之地！虽然我曾发誓要超然面对这些病痛折磨，但这又如何容易？……”<sup>①</sup>

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说：

“……我过着一种凄惨的生活。两年来，我谢绝了所有交际，因为我没办法和人交谈：我聋了。如果我不是从事现在的职业，或许还可以；但在我这一行里，这是多么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会说些什么，他们的数目是相当多的！……在戏院里，我得坐在靠近乐队的地方才能听明白演员们的说话。如果我的座位稍远一点，那么我连乐器和歌唱的高音都听不见……人家慢一点说话时，我还勉强能听到一些，当人家高声喊叫时，我简直痛苦难耐……我经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sup>②</sup>教我学会忍耐这一切。如果有可能，我

① 《贝多芬书信集》第13。——译者注

② 普卢塔克，公元一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著有《希腊和罗马名人传》和《道德篇》。——译者注

愿意向我的命运挑战；但有时候，我竟然成了上帝最可怜的造物……

忍耐！多么令人悲伤的避难所！然而这是我仅有的出路！”<sup>①</sup>

在当时一部分作品里，贝多芬都表现出了这种悲剧性的愁苦情绪，譬如作品第十三号《悲怆奏鸣曲》（1799），特别是作品第十号《第三钢琴奏鸣曲》中的“Largo（广板）”。令人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是忧郁的。还有许多乐曲，如欢愉的《七重奏》（1800）、清澈如水的《C大调第一交响曲》（1800）等都折射出一种青年人的天真。显然，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才能使心灵适应痛苦。它是多么急切地需要欢乐，当没有欢乐时就只能自己来制造欢乐。当“现在”过于残酷时，它就选择到“过去”中生活。往日美妙的岁月短时间是无法消灭的，即使它们不复存在，光芒还是会持续地照耀着。贝多芬在维也纳孤身一人遭难的时光里，往往躲进对故乡的记忆中寻求慰藉，那个时代他的思想都带着这种印迹。《七重奏》中以变奏曲（Variation）出现的“Andante（行板）”的主题，便是一支莱茵地区的歌曲。《C大调第一交响曲》也是一件称颂莱茵的作品，是青年人对着梦境满怀憧憬的诗篇。它既愉悦欢快又为爱情而苦恼，其中有取悦于心上人的欲望和希冀，但在某些段落和引子（Introduction）里，在某几种低音乐器抑扬顿挫的对照里，在神圣的Scherzo（谐谑曲）中，我们如何兴奋地在那张洋溢着青春的脸上看到未来的天才目光。那是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所描绘的婴儿的眼睛，从中已经可以窥见他的悲剧未来。<sup>②</sup>

除了这些肉体的痛楚之外，还附着另外一种痛楚。韦格勒说，贝多芬总是怀着一份激昂的热情。这些热情仿佛永远纯洁无瑕，其热情和欢愉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现在人们很难区分这两者的界线，实在是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种热情为何物，也不知道这种热情多么来之不易。贝多芬的心灵里或多或少有些清教徒气息，他极其厌恶粗俗的谈吐和思想，他对于爱情的神圣抱着深信不疑的观念。据说他认为莫扎特不可原谅，因为他不惜糟蹋自己的天

① 《贝多芬书信集》第14。——译者注

② 波提切利（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的名画家，所画《圣家庭》中的婴儿即耶稣，故提及未来的悲剧。——译者注

赋去写《唐璜》<sup>①</sup>。他的挚友辛德勒确信，“他一生始终洁身自好，从未因任何缺德行为而需要忏悔”。这样的一个人是注定要受爱情的欺骗、做爱情的牺牲品的。他确实如此。他一而再地为情所迷，如醉如痴般颠倒，不停地梦想着幸福，然而很快就会幻灭，接着是忍受凄苦的煎熬。如果要为贝多芬最丰满的创作灵感追寻根源，那么应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抗击的轮回中去寻求；直到年事已高，他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惨的隐忍中渐趋平静。

一八〇一年时，他爱上了朱列塔·圭恰迪尔，她因为被贝多芬题赠那支著名的《月光奏鸣曲》（作品第27号之二，1802年）而闻名于世。贝多芬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现在我生活得比较甜美，和别人来往也比较频繁了……这种变化是由一个可爱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就像我爱她那样爱我，这是两年来我第一次幸运日。”<sup>②</sup>可是他也因此付了高昂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残疾，而由于处境艰难，使得他不能迎娶他的爱人。其次，圭恰迪尔性情风骚，并且稚气、自私，这让贝多芬非常苦恼，一八〇三年十一月，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sup>③</sup>。——这样的爱情是一种摧残心灵的折磨，而像贝多芬那样，在心灵已经被病魔折磨得极度虚弱的时候，在经历这样的折磨，险些被狂野的情绪完全摧毁。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似乎到了濒临死亡的境地；他亲历着一个绝望的悲观痛苦时期，这从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海利根遗嘱》中就可以看出，《遗嘱》上注了：“等我死后拆开并执行”<sup>④</sup>的字样，这是痛苦到极点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这让我们不得不产生怜悯之情，他差点就要结束他的生命了。只有他无比坚强的道德情操在支撑着他。<sup>⑤</sup>他丧失了对病愈最后的希望。“甚至连一向支持我的卓越的

① 莫扎特曾为歌剧《唐璜》谱曲。唐璜，欧洲传说中的风流浪子。——译者注

② 贝多芬，《致韦格勒的信》（1801年11月16日），《贝多芬书信集》第18。——译者注

③ 稍后她还厚颜无耻地利用贝多芬对她的感情帮助丈夫摆脱困境。贝多芬后来告诉辛德勒：“他过去是我的情敌，只是出于理智我才尽力帮助他。”但他因此更看不起这个女人。“她一到维也纳便来找我，”贝多芬用法语写道，“哭哭啼啼的，但我对她不屑一顾。”（见1821年的谈话记录）——原注

④ 贝多芬：《遗嘱》（1802年10月6日）——原注

⑤ “嘱咐你们的孩子要有道德。唯一能使人幸福的是道德而不是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是道德使我在苦难中有所依傍。全亏了道德和我的艺术，我才不以自杀来结束我的生命。”他在1810年5月2日写给韦格勒的信中又说：“如果不是在某本书上看到，人只要还有能力去做有意义的事就不应贸然轻生的话，恐怕我早已不在人世了，当然是自行了断喽。”——原注

勇气也失去了。噢，神！让我享受天真正的欢乐吧，哪怕只有一天也好！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深深的欢乐之声了！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才能和它再次相遇？……难道永远不可能？——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垂死之前的哀诉；但令人吃惊的是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坚毅的天性使他绝不在磨难前轻易屈服：

“我的体力和智力比任何时候都发展迅速……我的青春，是的，我能感到我的青春才刚刚露出萌芽。我隐约地看见我的目标，虽然我还不能确定，但我每天都向它接近。……噢！如果我不再忍受这疾病的纠缠，我将拥抱整个世界！……连一丝休息都没有！我不知道除了睡眠以外还有什么可休息。而可惜，我不得不花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来尝试睡眠。但愿我能从病魔中解脱出哪怕只有一半，那时候！……不，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我绝不会被它完全制服……噢！如果人生能活上千百次，那就太美妙绝伦了！”<sup>①</sup>

这些爱情、痛苦、意志、时而颓丧时而骄傲的转换以及内心的悲剧，都在一八〇二年的伟大作品中反映了出来。如附带葬礼进行曲的《丧礼奏鸣曲》（作品第26号）、《幻想奏鸣曲》——俗称《月光曲》（作品第27号之二）、《第二奏鸣曲》（作品第31号之二）——其中有宛如一场伟大而凄美的戏剧式吟诵体独白，还有题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小提琴C小调奏鸣曲》（作品第30号）、《克莱采奏鸣曲》（作品第47号）、根据盖勒特<sup>②</sup>的歌词谱写的六支壮美惨烈的宗教歌曲（作品第48号）。而他年轻气盛的情爱则更多地在一八〇三年的《第二交响曲》反映了出来，这很明显是他的意志占了上风。一种无法抵御的力量把抑郁的思想一扫而空，生命的沸腾宣告了乐曲的终结。贝多芬渴望幸福，

① 贝多芬：《给韦格勒的信》，《贝多芬书信集》第18。——译者注

② 盖勒特（1715-1769），德国启蒙运动作家、诗人，成长于贫穷而虔诚的牧师之家，其作品及人品均为世人所称道，作品的普及程度仅次于《圣经》，其中《寓言故事集》《宗教圣歌和歌曲》尤广受欢迎。贝多芬为之谱曲的，正是《宗教圣歌和歌曲》中最有名的诗篇。——译者注